

艾略特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 S. Eliot

溫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教育學院院長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Eliot, *Little Gidding*.

*我們不會停止探索，
而一切探索的終點，將是我們當初*

一開始就知道的起點~艾略特（引自小吉丁）

1888年，艾略特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St. Louis, Missouri](#)），卒於1965年英國倫敦的肯新頓（[Kensington](#)）住家。艾略特是家中的老幺，曾於哈佛當了1年的哲學助理後，轉至法國的索邦（[Sorbonne](#)）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及英國的牛津大學等繼續鑽研哲學，並於1914年移居英國，1927年入籍英國，正式成為英國公民（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b）。

艾略特的作品充分展現出他自己的見解，也強調大膽創新，其不易妥協的個性，也呈現其作品對當時社會的負面批評，尤其其1922年出版的《荒原》（*The Waste Land*）一書的內容，更描繪了當時社會對轉變的驚恐（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b），此時也是其生活和婚姻均觸礁的一年，此書似也自諷其首度婚姻的不快樂和生活的頹廢和消極（幸運的是，其第二度婚姻幸福美滿）。此後，其人生觀和著作也有了新的風格。就此言之，《荒原》可說是艾略特作品風格的分水嶺。其著作經常表現出傳統（過去）和現代之間彼此相互交融的關係，他深信，透過文學聚會可以具有社會運動的功能（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b），若此，則以文會友的文學聚會，或許更是本世紀社會所欠缺的公民素養之一。艾略特的作品對現代詩的影響甚巨，被譽為20世紀炙手可熱的劇作家和散文家（The Nobel Foundation, 1948），並於1948年，以現代主義思想創作詩歌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列表，2015）。

人一生的發展與成就與其性格息息相關，艾略特就是個例子。相較於同年齡的

孩子，艾略特自幼即顯得孤獨靜寂，經常獨自一人捲縮在窗臺前的書堆後專心地閱讀（The Nobel Foundation, 1948），一副沈迷於書中黃金屋和顏如玉的樣態，真有點少年老成之勢。艾略特從書中看到現代人的進步，也探索自己內心世界的轉變，更為其內心找到休憩的恬靜角落，為庸庸碌碌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和花花世界找到心靈的淨土（The Nobel Foundation, 1948）。此與當前世界強調閱讀教育的功能有異曲同工處。

此外，閱讀可將過去與現在的世界結合起來，亦有助於將外在的活動內在化，因此也能豐富人類的認知與經驗。相對的，戶外的活動則可鬆筋健身，讓身體的經脈疏通，內在的經脈便可帶動腦內的活動，促進人類的記憶和增進腦的活動力。由此可見，無論靜態的閱讀或動態的身體活動，均有助於人類經驗的整合和擴充，總之，無論靜態的閱讀或動態的活動均有助於身心的健康，並從中展現主動學習和從生活中學習，亦有助於人類自我反思和體悟人生的道理。

艾略特的四重奏（Four Quartets）傑作之最後一首——《小吉丁》（Little Gidding），展現其對哲學和禪意中「始終」關係的領悟，其中寫道：

我們不會停止探索，而一切探索的終點，將是我們當初一開始就知道的起點……我們所謂的開始常常就是終極，而終極即為初始。故，抵達終點即興起的開端，此乃始末相連也。（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What we call the beginning is often the end. And to make an end is to make a beginning. The end is where we start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a)

上段話如中國《易經》般的玄妙，探討「始即終，生即死」之深意和生生不息的循環之道。世間萬物皆是反反覆覆的不斷變化，人生亦是如此，若此，則顯示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片段，需要不斷的追逐翻轉，並和他人的生命進行交流，此亦顯示娑婆世界的不斷變化。就此言之，變化和不斷即為人的行動和活動。杜威曾說：教育即不斷生長的歷程與結果（教育生長說、教育即生活），此不斷生長的歷程與結果即為變動，而此變動的根本即在於生活中之活動。質言之，生活中之各項活動具有從體驗中學習，從行動中成長的理念。若就艾略特的語詞，此即所謂的「探索」，而此探索即對生活周遭環境的主動學習的經驗。

捷克教育家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 1592 –1670）強調生活、教育與實作和實用的觀點，正確言之，此等重視生活經驗和體驗活動的教育乃自然教育的一環。人有生命，自會活動，此活動又分為身心活動，身體的活動屬於外在經驗的探索與學習；相對的，心理和心靈的活動則屬於腦力和心理內在的運作之功，屬於理性和思考的層面。西方知識論可大分為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前者屬於心理思維活動的面向，後者則偏重體驗的、探索的身體經驗之活動。孰重孰輕？非也。應是兩者相輔相成，相成相生才是較佳的狀態，也方是成熟的表徵。

《論語·陽貨》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道出詩的意涵和功能。《論語·泰伯》篇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由此可推，教化成人必須從詩開始，此即「不學詩，無以言」的立論，故儒家思想認為，無論修身之道或進德修業，均必須從學詩開始。詩具有意象性，可誦亦可歌；詩也尚比興，此可連結經驗和理性思考，可促進想像力的思考活動，更可透過對自然環境的轉化和譬喻增進經驗的深度和廣度。就詩的功能言之，詩不僅描述意象，也透過類比而激發想像力，此描述意象、類比和激發想像力，均屬於人類為尋求知識與修身養性之探索歷程和結果。綜上所述，詩者，乃涵蓋內外的思想和經驗活動，且不論室內或室外均可進行教和學，更重要的，詩結合了抽象的理性思考和生活中具體的經驗，此教化功能正如同艾略特的「始末相連」——即經驗與理性的探索相連，室內與室外的活動結合，腦內（心靈與思維）與腦外（身體與體驗）的活動循環拓展，螺旋向上，不僅涵蘊人類文化的綿延，也確立經驗的理性系統性，以呈現生命的主體性和完整性。

總括言之，無論身體或心靈的教育皆可以從學詩開始，且亦止於詩。畢竟，學詩的活動既可透過對生活周遭環境的體驗，拓展見聞、反躬自省，亦可藉著理性思維的語詞和論辯，以詮釋、批判與對話，讓身心的探索合而為一，使內外的身心靈革命一舉完成。如此，持之以恆，則將可透過身體的活動、心理的感悟和思維的系統化和抽象思維的邏輯化，彰顯生命的主體意義和文化的綿延永續。

參考文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列表（2015）。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E%E8%B2%9D%E7%88%BE%E6%](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E%E8%B2%9D%E7%88%BE%E6%96%87%E5%AD%B8%E7%8D%8E%E5%BE%97%E4%B8%BB%E5%88%97%E8%A1%A8)

[96%87%E5%AD%B8%E7%8D%8E%E5%BE%97%E4%B8%BB%E5%88%97%E8%A1%A8](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E%E8%B2%9D%E7%88%BE%E6%96%87%E5%AD%B8%E7%8D%8E%E5%BE%97%E4%B8%BB%E5%88%97%E8%A1%A8)

The Nobel Foundation (1948). *T. S. Eliot-Biographical*.

Retrieved from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48/eliot-bio.html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a). *Little Gidding (poem)*.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ttle_Gidding_\(poem\)](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ttle_Gidding_(poe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b). *T. S. Eliot*.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_S._Eliot